



月光下的榆钱树

纪富强◎著



地震出版社
Seismological Press



月光下的榆钱树

纪富强◎著



地震出版社
Seismologic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月光下的榆钱树 / 纪富强著. —北京: 地震出版社, 2013. 6

(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)

ISBN 978-7-5028-4242-0

I. ①月… II. ①纪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71173 号

地震版 XM3000

月光下的榆钱树

纪富强 著

责任编辑: 范静泊

责任校对: 孔景宽 凌 樱

出版发行: 地震出版社

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

邮编: 100081

发行部: 68423031 68467993

传真: 88421706

门市部: 68467991

传真: 68467991

总编室: 68462709 68721982

传真: 68455221

E-mail: seis@mailbox.rol.cn.net

http: //www. dzpress. com. cn

经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版(印)次: 2013年6月第一版 2013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: 710×1000 1/16

字数: 223千字

印张: 15

书号: ISBN 978-7-5028-4242-0/I (4930)

定价: 2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抢 粮	(1)
栽 赃	(4)
走 夜	(7)
滚 鸡	(10)
炸 狐	(13)
扫 荒	(16)
放 养	(19)
借 鱼	(22)
算 卦	(25)
猪 血	(29)
捎信儿	(32)
枪声远去	(35)
纯爱的丝缕	(38)
看 天	(41)
乡村凉拌	(44)
1985 年的蓖麻	(47)
旧日余香	(50)
听 课	(53)
如风的旋律	(56)
篮球场边的女孩	(59)
月光下的榆钱树	(62)
光板球拍	(65)

一秒钟的爱情	(68)
手 套	(71)
会有天使让你幸福	(73)
爱恨同眠	(76)
你究竟想什么心事	(79)
一群鸡	(82)
旧 识	(85)
一九八九年，六月二十三	(88)
亲情传呼	(91)
草径深浅	(93)
柳 笛	(95)
乡下一夜	(98)
追 忆	(102)
忘 记	(105)
躬 爷	(108)
错 位	(111)
秩 序	(112)
洞	(114)
到楼顶去	(117)
你不能这样	(120)
狼 狗	(123)
你跑什么	(126)
旁 听	(129)
大哥的飞翔	(133)
娱乐演出	(136)
年 关	(139)
负 责	(142)
迷路的女孩	(145)

收 获	(148)
夜半电话	(151)
赌 石	(154)
老人与空气	(158)
名 单	(161)
拥抱明天	(164)
绝缨会	(167)
青天恨	(170)
拔 刀	(174)
能人郑梓	(177)
多足人的财富	(180)
加拿大枪鱼	(183)
遗失的兄弟	(186)
最后的遗产	(189)
酒 事	(192)
绝 活	(195)
过 河	(198)
儿 鸽	(201)
战 功	(204)
还 原	(207)
敬 礼	(211)
刀剑笑	(214)
血指印	(217)
丢失的初吻	(220)
说你爱我吧	(223)
跨越时空的爱恋	(225)
涟 漪	(229)

抢 粮

1960 年深秋，一股来自太平洋上空的温热气流，在北半球西北季风的劲吹之下，一路翻滚奔涌，愈聚愈密愈重，最后在中国关东上空遭遇强冷空气骤降暴雨。

铺天盖地的暴雨砸向距离齐齐哈尔八十公里外的野地，将一支踽踽独行的入马冲得七零八落、东倒西歪。

我爷爷纪久成从半夜中惊醒，赤身裸体跳到泥地上伏耳静听，眼神中放射出前所未有的恐慌：屋子外比暴雨来得更猛烈的，将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！

果然，纪久成刚刚撸上衣裤，屋门就被生锈的铁器胡乱地捅烂。瘦小的他霎时像跌进龙卷风里的一只苍蝇，被杂乱的人流席卷而出。

暴雨下，一个东北大汉摀住纪久成的肩膀低吼：“我们来，啥意思没有，就是想借点粮吃！”

纪久成肩上吃痛，嘴巴哆嗦，两腿直抽。在他身后的农场粮仓里，正垛满了金山似的黄豆。可那是国粮！

冷雨浇得纪久成头昏眼花，霹雳骤然划亮他煞白的面颊。随后，一连串滚雷在半空中轰然爆炸！

我爷爷就是让这阵滚雷炸醒的。年仅 19 岁的他是当夜农场里的唯一看粮人，他哪里见过这么大的场面？惊恐中他忽然开始想家，想他远在山东

乡下的老母亲。

当然，也想起了老母亲常说的那句话——“张王李赵遍地刘，那都是些遍天底下的大姓”……

趁着雷声未停，纪久成抓起眼前的手臂就开始吆喝：“哎！都来了啊？老张来了没有？老王来了没有？小李来了没有？还有小赵？老刘他没跟着一起来？……”

一通儿心虚地乱喝，出人意料的，竟有人用山东腔在远处回喊：“他没来！”这句话，让人群一下子安静了。摁在纪久成肩上的手松了，逼住他前胸后背的铁锹撤了。又是一道霹雳闪过，纪久成从众人脸上看到了一种明显的沮丧。

纪久成哪敢懈怠？他开始上蹿下跳，大声吆喝众人避雨歇息。“原来有老乡来了，赶了那么远的路，说什么我也得管顿饱饭！来来来，大家伙儿帮个忙，咱们把大铁锅架起来！”

早已有人等得不耐烦了，跑上来就跟纪久成搬锅、抬米、劈柴、烧火……偌大的农场粮仓屋檐下，人群“轰”地乱了。

纪久成趁着乱子，飞快地向着场部急蹿。

1960年的雨夜，黑如浓墨，风如刀削。五六里远的路，纪久成在草甸子上摔成了一条泥鳅。

睡眼惺忪的场长一听汇报，吓得直把半个哈欠咽回肚子里去。“来了多少人？”“少说七八十！”“多出咱一半？什么人？”“远近穷地方的，仗着有山东老乡！”“你怎么跑了？”“我煮了一百斤大米……”“100斤大米算个屁！你赶紧回去稳住他们，天一亮我就给你记功！”

纪久成除了场长强有力的许诺，再没得到任何援助。他很想让那个许诺实现，可他又比谁都明白：要想稳住那帮抢粮的，自己的小命就得搭进去！

纪久成冲回吃米的人群里尖声高叫：“刚才我向领导汇报了，实在很对不住！场里二百多职工床铺都不够睡，没办法让大家住下，你们吃饱了往南走，不远就是三号农场了！”

吃饱喝足的人们没有立即回应纪久成，却也有人叮叮当当地收拾行李。纪久成殷勤地为其跑前跑后，手里头紧紧攥住湿漉漉的马缰绳。最后，人群终于开始稀里哗啦地拔锚。

那一夜，我爷爷纪久成一直攥着马缰绳，在大雨中将抢粮大军送出了二十多里路。临分手时，天色渐白，冰冷的大雨虽丝毫未停，但他心里充满了一股火辣辣的幸福。

再往南走，的确有农场，这帮人不至于饿死。但是天亮了，谁都别想再乱来！纪久成深为自己的英明感到兴奋，回去时脚下像生了风，草甸子哗哗地向着身后倒退。

忽然，有人喊叫！纪久成转头回望，雪白的雨幕下追上来一撮黑影。纪久成好奇地迎上去，问是怎么回事。

来人站定了，大口喘着粗气，忽然手一抬就将铁锹狠狠插进了纪久成的大腿！纪久成的惨叫冲天而起，耳朵里却传进一阵熟悉的乡音：“狗杂种，你记住，这事可怪不得老乡我！”

栽 赃

纪久成瘸后不久，就被农场发展成了党员。

这在当时那批支边老乡中，是唯一的特例。

接着，领导安排他到农场子弟学校守大门。

他兴致很高地就去了。

我爷爷纪久成这辈子，守了 50 多年的各种大门，应该说还是有一定守门天赋的。

那座农场学校，他是仅有的两名党员之一。

另一名，是个姓付的校长。人长得浓眉大眼，身高马壮，满脸青胡茬子，来自大城市哈尔滨。用现在人的眼光看，那是相当酷！

我爷爷特别喜欢付校长。

他没文化呀，天生望着这类人亲。

付校长三十五六，娶个当地很小的俊姑娘叫小杭。喜欢喝酒，逢喝必醉，醉了就喊我爷爷“小瘸子”。

我爷爷虽不喜欢付校长喝酒，但他不说。有时别的老师议起来，他还常给付校长打打小埋伏。

付校长和我爷爷的关系就很铁了。

付校长常给我爷爷捎吃的，小杭做的饭很香呐，我爷爷吃得很恣儿。付校长还常大会小会地表扬我爷爷，说他人缘儿好、觉悟高。

有时候我爷爷夜里巡校，付校长也跟着一起巡。

大冬天，付校长巡到女教师屋里，就把一双大手伸进人家的被窝里去。

我爷爷吓得够呛，有心提醒，付校长却大手一挥：“暖暖手！最多碰碰脚丫子，咋的啦？没事！”

我爷爷就觉得付校长这人吧，也好，也坏。优缺点都很明显。可俗话说：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。付校长也还算不错了。

但是我爷爷做梦也没想到：他会跟付校长突然成了死对头！

那年冬天，场校天井里屹立起好几座煤山。学校条件虽差，但场部供应了足够的煤炭。

那些煤炭，学校能烧三四个冬天。

一天晚上，我爷爷下班去见老乡。回来，发现有座煤山缺了一角。

大概有半铲车的量。

我爷爷纳闷儿：走时还好好的，是谁一下子用了那么多煤？

我爷爷一夜没睡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公安特派员就来了。

我爷爷说：“我昨天晚上就发现不对劲了，没来得及报案。”公安身后跟着的是付校长，付校长走上来突然指着我爷爷的鼻子呵斥说：“别装了！快说那几吨煤是不是你偷的？”

我爷爷懵了。

“一直是你负责守门，现在煤少了，你让我怎么跟学校交代？你敢说与你没关系？”

我爷爷鼻子直发酸，嘴巴颤抖着半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公安一走，他就像只困兽，拖着那条残腿在学校里乱蹿。最后，要不是碰上一位女教师，恐怕早就用裤腰带把自己挂上房梁了。

女教师一见我爷爷，直截了当地问：“还找呢？脑子不好使？煤让付校长送人情了！还找啥、查啥？”

我爷爷的头“嗡”地一下就炸了！这女教师他了解：心直口快，从不说假话。她那双大脚丫子就曾狠狠踹折过付校长的一根手指。

可这怎么可能！付校长跟自己是啥关系？无冤无仇不说，还亲如手足！他能干出那事，却冤枉自己？！

我爷爷百思不得其解，甚至痛苦地假设，那点煤要真是付校长处理的，哪怕来跟自己商量一下！又何必惊动公安？又何必来栽赃呢？！

可女教师说得有鼻子有眼。我爷爷身上的血，终于咕嘟嘟地沸了。

第二天公安又来，当着所有人，我爷爷忽然手指付校长喝问：“你为什么给我栽赃？我哪里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！”

付校长神色开始慌张：“我没说是你，不正搞调查吗？”

我爷爷绝望地质问：“付校长，你回答我！明明是你干的，为什么要给你最亲的兄弟栽赃？！”

我爷爷不知道哪儿来的劲头儿，转瞬间就变成了一挺机关枪，“突突突”一阵抢白，付校长就架不住了。

那时候公安破案比现在容易，看看脸色就明白了大概。将付校长带回去，事情很快水落石出：的确是付校长把煤送走的。但不是给了亲戚、朋友，而是送给了一家远道路过的穷人。

那家八口人——胳膊、腿、脚没有一个囫囵的，最小的一个小女孩，脚丫子都冻掉了。

付校长压根儿就不认识他们。

追缴赃物时，公安很是费了一番脑筋。

后来，我爷爷还听说，付校长就连自己酗酒、摸脚丫子的事情也都交代了。从此被一撸到底，关了进去。

很多很多年以后，我奶奶小杭每每谈起此事，问我爷爷：“你说当年，老付怎么那么干呢？”

我爷爷的头发全白了，总是不耐烦地打断我奶奶：“胡扯扯啥呢？谁是老付？……”

走 夜

“大妹子，一定要住下！别走夜路！”纪久成忧心忡忡地说完这句话，手搭凉棚，天边正有一堆黑云俯冲而来。

“不，大哥，俺走！”姑娘“咕咚”“咕咚”喝完三碗白开水，不改初衷。

“你走不了，天黑路滑，马上就要下大暴雨，你怎么走？”

“大哥你行行好，送俺？”姑娘眼里闪出一丝火花。

“不行，我得看粮！”纪久成一口回绝。

在他身后，是关东农场里累累的公粮。

姑娘弯下腰背起包袱，朝纪久成深深地鞠上一躬，转身就走。

“大妹子，还有三十多里路呢，不能走夜啊，有狼！”

“狼饿急了眼叨人哪！”

“你的鞋也全烂了！”

姑娘不答，兀自在茫茫的大草甸子上，走成一个黑点。

夜幕前的最后一点昏黄彻底湮灭了，半空中滚过几道闷雷。

纪久成一咬牙，抓起门后的门闩追出去，豆大的雨瓣开始噼噼啪啪地往下砸。

“大妹子！别走了，快回去！”纪久成扯住了姑娘的瘦肩，四周白花花的一片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
姑娘劈手把门闩夺过去，大声吼了句什么，纪久成没听清，再去拉人时，门闩已经飞起来，重重地砍在半腰间。

纪久成“哇哇”地跳开，瞪大眼睛望着暴雨里疯癫的姑娘。那根门闩被她舞得像根榔头，“轰轰”作响。

回到住处，纪久成边烤炉火边撩开上衣，半腰那儿，紫红一片。纪久成连吸几口凉气，想想那姑娘，将一根木柴狠狠捅进炉膛。

湿漉漉的衣服经火一烤，散发出难闻的汗臭。纪久成忽然想起了姑娘那双破胶鞋，那双露着脚指头的破烂补丁袜子。

还有那张脸，地地道道的山东老乡脸，以及脸底下那段细长的脖子。虽然全是泥和汗，但泥汗遮不住的是大姑娘咄咄逼人的气息。

漆黑的眼珠、倔强的鼻梁、胸膛前那对圆鼓鼓乳房……

纪久成坐在炉子边发傻发愣，脑子里全是姑娘扑朔不定的影子。

“大哥，给口水喝……”

“大妹子，自己来的？你去找什么人？”

“找俺哥。”

“你哥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周明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俺姓李……”

“大妹子，千万别走了，夜里有狼！”

“不了，俺走！”

……

一点火星飞溅上肚皮，“噗”地一响，纪久成从椅子上弹起来。他惶惶不安地走到屋门口，将门拉开一道小缝，立即就被暴雨冲了个花脸。

场院外传来几声驴叫，纪久成忽然一阵哆嗦！

三个月前，他一个人巡夜时，就见从草甸子南边奔过来两只毛茸茸的大家伙！农场里从不养狗，那俩家伙尾巴老粗还耷拉着，是狼！

纪久成与两狼对峙，精神快要崩溃时，抡起了手中的门闩，俩狼掉头

猛冲进驴槽，随后就有驴子的惨叫划破长空，凄凉至极。

那两只大驴都被狼咬断了脖子。脖子一断，身体“忽”地一歪，骨头都被啃得支离破碎。

纪久成后背飕飕发凉，脑子里全是白天姑娘那根又细又长的脖子。一阵煞白的闪电划过，纪久成摘下席帽，低头冲进漫天的冷雨中。

这样的混账天气，恐怕盗粮贼也不走夜！

纪久成一气昏天暗地地狂奔，精疲力竭时天却忽然放晴了。纪久成拼力蹬上一个斜坡眺视远处，澄澈的夜空下有一棵孤零零的大树。

大树下依稀有个单薄的身影在动！

纪久成兴奋地叫着喊着奔过去，逐渐看清楚了，大树下的身影正是那个走夜的姑娘！

姑娘对纪久成的呼喊置若罔闻，兀自在大树下簌簌地忙着什么。

纪久成终于气力虚脱，一头栽进泥水里。纪久成在泥水里艰难地翻个身，眼睛自上而下倒看着前方那棵大树。大树下，姑娘站直了身子，将头慢慢地伸向半空。

纪久成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叫！他看见姑娘的影子一下子荡起来，像半空里一只系住了脖子的布口袋。

纪久成连滚带爬地向前扑去，却被什么重重绊倒。纪久成低头仔细一看，竟是一根门闩和一只被打碎了脑壳的狼！

滚 鸡

说是滚鸡，其实滚的不是鸡，是一种本地人称作草山鸡的鸟儿。

天一立秋，那些家伙就成群结队、遮天盖日地朝着麻村南山扑落下来。而此时，以五奎为首的麻村人就开始坐在天井里拾掇鸡笼子了。

鸡笼当然是专为滚鸡用的。一色的嫩荆条编成，比一般鸟笼大，和29寸彩电外形差不多，正上方拴一个铁丝吊钩，吊钩两侧是两个用柳条扎成的竹筏样的小门。小门仰天朝上，只一头用草绳系了，利用杠杆原理在下方坠两块碎砖头，名曰：坠石。这样，两面柳条小门就布成了两个陷阱。

草山鸡这玩意儿，花花离离，伶伶俐俐，个头如拳，叫声清脆。一飞一大片，一落一大群。入秋时节来，过冬之前走，捉了来，用砍刀剁成碎肉，煎了，炒了，香味儿能飘散好几个山头。

草山鸡吃得挑剔，爱啄高大柿树上成熟的烘柿籽，也爱叨草棵里一种名叫滚珠的果子。滚珠藤像迎春，果子一结一簇，非常密集，一颗颗像坡里红透了的小草莓。如果哪年草山鸡来得早，树上的柿子尚未熟透，那种红彤彤的滚珠就是草山鸡们最爱的美味了。

所以，五奎他们总喜欢采了滚珠系在鸡笼两面小门的内侧，专等草山鸡来啄。一旦它们扑扑啦啦从天而降，争先恐后地扑到笼门上来啄滚珠，那么两面小门就会“唰”地一声塌下去，将草山鸡们一个不剩地滚进笼子里！这时候，它们惊恐万状，欲再作挣扎顶撞，却已无济于事，因为小门

早已因坠石的拉力关得严严实实了。

当然，麻村人五奎捉草山鸡还有很多种方法，比如用网拉、用盆扣、用枪打，但时间一长，它们就精了，上套儿的少了。

在麻村，五奎之所以是一个捉草山鸡的行家，原因是他脑子活，肯费心思琢磨，还舍得下工夫。五奎怎么捉呢？他通常在每年立秋之际，先用粘网拉住零星的几只草山鸡，再从这里面精选出一两只羽毛成旧砖墙色的，特别能跳、能叫的，当“鸟引子”。麻村人管这类鸟叫“护子”。这护子一旦进笼，就像浑身生了刺，躁动不安，蹿跳不停，叫声也格外响亮，往往刚把它们放进笼子，天上云彩厚的草山鸡就扇棱着翅膀扑下来了。甚至，五奎还试过，不在笼子上放滚珠，单靠护子引，就能惹得草山鸡成群成片地下来就擒。

不忙时，五奎老婆也会搭把手，帮五奎用长竹竿将鸡笼挑上高高的柿树。而五奎则躺在草棵子里一睡就是大半晌。暖暖的秋阳盖在身上，就像一层绵软的毛毯。

麻村有 200 来户人家，按一半人家有鸡笼、家家十个算，那全村得有两千余个鸡笼子。如此一来，一整个秋天，麻村人要吃掉数以万计的草山鸡。

早几年，麻村人短菜。五奎家就专门拾掇了草山鸡腌起来，伺候客人。甚至乡里来了人，听说草山鸡口味一绝，都要由乡干部领着进村找五奎去。五奎的脸上就很风光，赶上时节了，他还会提起鸡笼子现去山上滚活的回来下酒。

就在去年，乡里突然来了通知，说让麻村人去乡政府领钱。村人欢天喜地地去了，一问，才知道，钱是某个日本协会出的。日本方面说草山鸡系稀有鸟类，是属于日本国的，每年秋天南飞途径麻村南山作短停觅食，请村民们不要捕杀。

五奎第一个扭头走了。有领了钱的，回村即被五奎骂了个狗血淋头。五奎点划着那些人的鼻尖吼：狗屁！谁说草山鸡是属于日本的？领钱不是背叛祖宗吗？！被骂者恍然大悟，赶紧回去退了钱。